



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考索

駱兆平 編著

文史哲研究資料叢書

K290.48/2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

骆兆平 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

骆兆平 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开本61/4印张 148千字

198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700册

定价：0.88元

图书分类号：Z88.K290.48

统一书号：12201·1

前 言

天一阁在宁波市月湖的西面，原是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藏书的地方，建造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公元1561—1566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为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

建阁初期，有藏书七万余卷，保存了大量的明代文献资料。由于执行了严格的防火管理制度，又避免书籍为子孙所分散，才使天一阁得以幸存下来。然而，在旧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藏书仍不免被官吏侵吞和坏人盗窃，陆续散失。至解放时，除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外，仅存一万三千余卷。

我们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祖国的文化遗产，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同志就指示南下大军要保护好天一阁。新中国成立以后，天一阁成为国家的一个藏书单位。三十多年来，访归散存在民间的原藏图书三千余卷，又续增了二十多万卷古代典籍，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许多学者，使天一阁成了为人民大众所利用的历史文献宝库。

明代地方志是这个文献宝库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经笔者考录，原藏省、府、州、县志有四百三十五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现存二百六十八种，加上近年来依据旧目补入的正德《姑苏志》、嘉靖《山东通志》、嘉靖《宁波府志》的原刻本，共计二百七十一一种。其收藏之富，在各图书馆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由于明代以前旧志的失传，有一百七十二种是各地纂修的方志中现存最早的志书。还有一百六十四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稿本）和《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中均为仅见之本。孤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

《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地方志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包含的资料非常丰富，称得上是“地方性百科全书”。天一阁收藏的明代地方志大多纂修于嘉靖年间。在当时，纂修者的目的自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其内容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然而今天它已成了人民的财富，我们可以发掘蕴藏在里面的很多有用资料，如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江河水利、物产矿藏等自然资源的资料，政制沿革、贡赋徭役、科举学校、民族发展、风俗习惯、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以及天文、地质、地震、旱涝、气候、潮汐等自然科学史资料，可供多方面学术研究工作的参考。解放以来，各地科研单位和图书馆纷纷传抄珍藏，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还先后把现存方志摄成胶卷。一九六一年以来，上海古籍书店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收一百另七种，使这些珍贵图书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明代地方志是天一阁藏书中保存最好，使用频繁的重点资料。为了深入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便于古为今用，促进地方志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笔者对天一阁历来收藏明代方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查和简要著录。考录内容包括各方志的书名、卷数、纂修者、修志情况、卷目、版本、存佚、流传等。纂修时间一般指修成后作序的时间，流传情况指书籍的复制传播、散出后的流传经过和现存地点。此外，对所见府志、州志则著录其当时所属之县，以便了解该方志所记述的地区范围。

本书著录的散出方志主要依据天一阁现存旧目。范钦所编的书目已经失传。现存最早的旧目是康熙年间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和康熙年间介夫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此后，尚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天一阁进呈书目》一卷，嘉庆七年（1802）

录《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二册，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编《天一阁书目》十二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刘喜海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十二卷，光绪十年（1884）薛福成编《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四卷，一九一四年缪荃孙编《天一阁失窃书目》二册，一九二八年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附编一卷，一九三六年杨铁夫编《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一册，一九四〇年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十卷。这些书目分别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藏书情况，可是脱误之处不少，例如《和州香泉志》误作《香泉县志》，《威县志》误作《戚县志》，《荥阳县志》误作《恭阳县志》，《永平府志》误作《永定府志》等等。所以，考录时对旧目不足之处，再据有关资料加以订正和补充。同时，为了反映出各方志的散出时间，本书仅引用最后一次记载该方志的旧目。

天一阁散出的明代方志大多为各地藏书家所收藏，见于记载的有仪征吴引孙《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吴兴张万铭《适园藏书志》，蒋汝藻《传书堂书目》，刘承幹《嘉业堂明善本书目》，许博明《怀莘斋书目》，宁波李庆城《萱荫楼藏书目录》等。以后又辗转流传，前北平图书馆收得三十五部（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等），抗日战争前夕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存台湾省。前上海东方图书馆收得十五部（见《涵芬楼所收蒋氏密韵楼藏书目录》等），不幸毁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役。前中央图书馆收得八部，前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收得三部，今均藏台湾省。解放以后，北京图书馆访得二十部，上海图书馆访得二十四部。此外都下落不明，有五十余种在目前国内外主要方志目录中都不见著录，可能已经失传了。

本书按全国统一的省、市、自治区标准排列顺序编排。为便于查阅，卷末附书名索引。在编著过程中，承朱士嘉先生多次指导，又得到陈秉仁同志、丁瑜同志、洪可尧同志的热情帮助，谨

此致谢。错漏之处，深望读者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月

骆兆平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以下简称《考录》)是一部研究方志文献的工具书,内容丰富而又翔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也是我国著名的明代历史文献宝库;明代地方志又是这个宝库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驰名中外,历有年所。近十几年来,骆兆平同志认真探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考录》对于天一阁四百多年以来收藏的明代地方志进行了勘察和鉴别,每部书都作了必要的著录,其序跋和凡例之涉及修志实况或体例演变者亦无不进行选录。为了力求精确起见,作者对于明刻本、明抄本一一复核,散出者进行调查、比较,并详征博引各种著述以为考证,必覆按得实而后止。

《考录》著录明代地方志不下四百三十五种,最早者为《洪武京城图志》,修于一三九五年,最晚者为崇禎《吴县志》,修于一六四二年,前后相距二百四十七年。其见存者二百七十一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考录》不厌其烦地指明散出年月、完整程度、流传经过,某书辗转入某某藏书家之手,经若干年又归某某图书馆所有。甚至还有某书残本散出百余年,南北藏家,什袭珍藏,最终归回天一阁老家,珠联璧合,艺林盛事,无有逾于此者。

《考录》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所有各书包括失传各书的篇名都向读者如实反映,并提供了不少有关方志源流、方志体例的资料,^①对于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和编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我们可以根据地方特点,参照《考录》提供的线索,对地方志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例如: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及其所属各州县在明代承担上交的税赋比江、浙其他各地为重,而

江、浙两省承担的税赋又比其他各省为重。如果我们抓住这个特点，参考以上各府州县志书中“田赋”以及与“田赋”关系密切的“水利”、“土产”等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分析，则不难编写《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田赋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上编写《苏松常嘉湖五府田赋史》；甚至可以扩大范围，引用更多的资料，试写《明代江浙两省田赋史》，以至《明代田赋史》，也未始不可。

嘉靖《吴邑志》“水利”门记录宋元以来治水事迹和古水利论。象这样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概括的资料保存在方志中的不计其数。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早已注意搜辑，并且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另外，许多地方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编制了比较罕见的篇目，例如“平乱”、“洞寇出没”和“盗贼”等门，见于正德《琼台志》，嘉靖《韶州府志》和嘉靖《清流县志》。这些篇目内容反映了农民起义遭受明代统治阶级血腥镇压的情况。

嘉靖《南康县志》“十家牌法”和“乡约”是明代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罪恶见证。而正德《琼台志》“破荒启土”却反映了黎族人民开发海南岛取得巨大成就的英雄气概。

“医药”，万历《嘉兴府志》于方技外，别立“医药”一门，与一般地方志不同；一般地方志把它归入“方技”。说明这时嘉兴的医药学特别发达。这部书象其他地方志一样，是我国医药学文献遗产的重要宝库，值得医学史研究工作者重视。

“窑冶”，见嘉靖《汀州府志》，是研究福建陶瓷发展史的好材料。旧窑内部磁场的位置和方向是固定不变的，而外部各处的磁场则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更其位置和方向。研究其差异，说明其原因，是很有意义的科研课题，但到现在为止，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图书”，见嘉靖《建阳县志》，此志卷五叙曰“建邑两坊，昔称

图书之府，今麻沙虽毁，崇化愈蕃，盖海宇文人有所凭藉云。”书坊书目分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八类。这是研究中国印刷史必须参考的资料之一。

“图像”，见成化《新昌县志》，其他地方志也保存着许多精刻的人物图、宫殿图、官署图、山川图、关隘图、湖图、庙宇图、园林图，可汇集一起，编辑《地方志版画选集》，为研究中国版画史服务，为发展旅游事业服务。

“园第”、“园池”、“园亭”、“园林”各门载于成化《湖州府志》、嘉靖《昆山县志》、隆庆《长洲县志》和崇祯《吴县志》。园林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独特的建筑，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他们的技艺，造诣深湛，无与伦比。

至于明代所修湖广、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辽宁各志，也保存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资料，边疆历史地理资料和中外关系资料，尚有待于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

我们还可以参照《考录》提供的线索，对明代修志的历史和方志学理论进行研究。《考录》著录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一百三十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二百七十多种的过半数；正德次之，计有二十三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这个统计虽不完备，因其他各馆现存明志总数尚未包括在内，但已能说明，明代修志，从正德起逐渐增多，到了嘉靖，掀起一个高潮，万历以后又缓慢地转入低潮。同一个嘉靖时期，各省通志和府州县志修志的次数又各不相同。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决定的因素是什么？怎样解释才有科学依据？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考录》著录正德《莘县志》卷首所载明“永乐十六年(1418)颁纂修志书凡例”，这是明代统治者要求各省遵守的修志“法则”，其意义多么深？影响多么大？哪些省严格遵守？哪些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修改的标准如何？效果如何？这些也都是值得探

讨的问题。

依据《史记》和《汉书》的“纪”、“表”、“志”、“传”诸体编修的明代地方志有一定的数量和较大的影响；胡纘宗主编的正德《安庆府志》就是典型的例子；江汉作序，推崇备至。接其余绪者则有嘉靖《汉中府志》序，说明此书体例不能不受正德《安庆府志》的影响。

纂修方志以《史》、《汉》为准则，这也是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的一贯主张，而他的主张与明人的倡导究竟有什么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说明。至于章氏所修诸志间附“前志列传”和“丛谈”则有可能导源于嘉靖《武定州志》的“原县志略”和嘉靖《汉中府志》的“丛记”。

通志（省志）之以府州纪事为主，府州之下分立子目这个体例，在明代比较普遍，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一名《湖广通志》）和嘉靖《南畿志》是最好的例子。

祝允明所论修志标准，无无可取之处。他说：“今志盖总诸策而登黜之，以其主旨简核，故寡失而可观。”（嘉靖《太仓州志》序）

明人也有大胆主张革新的，如嘉靖《临安府志》叙例说：“不志天文，江以西斗分广也；不志诗文，匪艺类也；不志释老，闲于经也；不详前制，布诸史也；不详物产，扬之南所同也。”这些见解可以说对于个别明代志书之强调“天文”，侈载“诗文”，滥记“释老”、“物产”提出批评，原无不可，但屏弃诗文、释老和物产，一概不予登录，则未免主观、片面，而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了。

嘉靖《耀州志》指出：“星野，古以国论，盖括地广远矣，今不书。”“凡事实国典，海内共有者，不书。”这些见解，与嘉靖《临安府志》吻合。但康熙《灵寿县志》继承旧例，不志“释老”，只能暴露陆陇其的门户之见甚深，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余承勋对旧志进行批评说：“马湖旧志载安氏事详而侈，殆家乘也。”（嘉靖《马湖府志》序）这也许是明代嘉靖年间就修志问题展开热烈“争鸣”的一个信号吧！

以上事实说明《考录》对于整理研究地方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就是现在续修志书，对于某地编过什么志书，哪一部最早，体例如何，有无借鉴之处，以宜进行了解，而这些情况，《考录》也给我们以简要的介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录》对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目文献出版社作出关于出版《考录》的决定，非常及时，意义也很重大，因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我国已开始出现“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工作，也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现存方志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整理方志工作，是整理古籍工作的一个组成部份。整理古籍和编修新志都离不开象《考录》这样比较完善的参考工具书。《考录》的出版，是整理古籍和编修新志的需要，也是四化建设的需要，因此，不能说不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喜讯。

一九八二年二月

朱士嘉

目 次

前言	i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V
北京市	1
天津市	3
河北省	4
山西省	14
辽宁省	18
上海市	19
江苏省	21
浙江省	37
安徽省	55
福建省	67
江西省	83
山东省	97
河南省	107
湖北省	131
湖南省	138
广东省	1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155
四川省	158
贵州省	163
云南省	165
陕西省	167
甘肃省	173
宁夏回族自治区	174
书名索引	176

北京市

昌平州志八卷

明隆庆元年（1567）崔学履纂修。

昌平州旧治即今昌平县，明时领顺义、密云、怀柔三县。崔序：“州志久缺。予向在符台，事简而距州近，士人之所稽考，耆旧之所睹记，朝问而夕至，采之众而核之当。汇成八卷，厘为四册。”这是现存最早的昌平州志。

存六卷：卷三建置志，卷四田赋志，卷五祀典志、学校志，卷六官司志、官师志、科贡志，卷七人物志、表异志，卷八杂志，卷末崔学履后序。

明隆庆二年刻本。一九六四年首都图书馆传抄。

通州志略十三卷 散出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杨行中纂修。明刻本。

见一八〇八年旧目，误作南通州；一八〇二年旧目著录为“通州志四册。”

通州旧治即今通县，明时领三河、武清、薊县、宝坻四县。此志《内阁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均著录，惜国内未见传本，唯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原刻本，计四册，其中卷五官纪志，卷十三艺文志均有增补，记事至明万历四十年。

隆庆志十卷附录一卷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苏乾纂修。

隆庆州旧治即今延庆县，明永乐十一年置，隆庆元年改称延庆州，领永宁县。此志据成化十一年谢庭桂纂修的旧志续修。

苏序：“旧志所有者则存其是而剪其芜，所未有者则开其端而著其迹，以接其绪，以达其流。”

卷首数页佚，存图八页，卷一地理，卷二官署，卷三食货，卷四职官，卷五文事，卷六武备，卷七人物，卷八官室、坛壝、祠庙、寺观、冢墓、古迹、祥异，卷九恩命，卷十艺文，卷末附录、成化十一年谢庭桂序、嘉靖二十八年苏乾续志序。

明嘉靖刻本，国内仅见此帙。一九六二年影印。

天 津 市

蓟州志十八卷

明嘉靖三年（1524）熊相纂修。

蓟州旧治即今蓟县，明时领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四县。

本书凡例：“蓟州旧志，成化戊戌知州汪君溥所纂，迄今四十有七年矣，以前事实皆因之，今特补其遗，正其谬，芟其繁芜耳。”

存四卷：卷首吕楠序、王应鹏序、熊相序、成化十四年汪溥旧志序，卷一至三地理志，卷四国赋志。

明嘉靖刻本。

河北省

涿州志十二卷

明正德九年（1514）郑恢、刘坦纂修。

涿州旧治即今涿县，明时领房山县。刘坦序：“成化乙巳锡山张子以毗陵唐子为涿郡志，而南郑邢子刊焉以成。由张子以迄于今垂三十年，板失其半而志无全书矣，士大夫过其郡者亦尝求览，问之故家而存者无几焉。”此志据张逊纂修的旧志增修。

存八卷：卷五坛埫、祠庙、封建、守令、将官，卷六科第，卷七至卷八人物，卷九古迹、寺观、陵墓，卷十至十二文章，卷末弘治六年仇僮后序、正德九年刘坦序。

明正德刻嘉靖三十二年补刻本。国内仅见此帙。

霸州志九卷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高浚等纂修。

霸州旧治即今霸县，明时领文安、大城、保定三县。孟廷相序：“霸为畿辅首，郡志久失传。”这是现存最早的霸州志。

卷首周复俊序，卷一舆地志，卷二宫室志，卷三学校志，卷四武备志，卷五食货志，卷六秩官志，卷七人物志，卷八艺文志，卷九杂志，卷末孟廷相后序、范充拙跋。每志前有叙后有赞。

明嘉靖刻本。一九六三年影印。

重修保定志二十五卷

明弘治七年（1494）徐珪等纂修。

保定明时为府，领祁州、安州、易州三州，及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唐县、博野、庆都、容城、完县、蠡县、